

跨越收缩：东北人口减少县域转型发展 发展的个案研究*

朴光星 马文婷

提 要：人口减少条件下的发展成为地域发展新议题。黑龙江省海林市在经济发展方面曾经位居全省县域“十强”之首，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海林市因林业资源枯竭和工业衰退，出现人口外流。面对这种局面，海林市提出统筹各方面的“幸福城市”建设目标，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下，海林市积极推动转型发展，在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逐步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形成了新的发展方式。海林市的个案表明，国家的政策支持、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城镇化、改变单纯以“量”为主的发展观念是人口减少县域跨越收缩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东北 县域 人口减少 跨越收缩

一、引 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东北三省的人口减少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 至 2020 年，东北三省的人口减少了 11498181 人，占全国人口比重由 2010 年的 8.18% 下降到 2020 年的 6.98%，成为人口降幅最大的地区。具体来看，辽宁省减少 1154916 人，吉林省减少 3379362 人，黑龙江省减少 6463903 人。东北人口 56.22% 的减少发生在黑龙江省。

2010 至 2020 年，黑龙江省人口下降 16.87%。具体来看，省会城市哈尔滨市人口比 2010 年减少 626117 人，但占全省人口比重由 2010 年的 27.76% 上升至 2020 年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向流动人口促进边疆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BSH114；主持人：朴光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 31.43%。地级市牡丹江市 10 年间城区四区人口减少 35139 人，占全市人口比重由 2010 年的 34.48% 上升至 2020 年的 40.60%，其他地级市均出现同样情况。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人口不仅降幅少，而且所占比重反而上升。这说明，黑龙江省人口减少主要发生在大中城市城区之外的县域。

县域人口减少是黑龙江省乃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那么，县域人口为什么会减少？这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在人口态势发生转变的条件下，如何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东北振兴新道路？这不仅关系东北县域的转型发展，而且也关系中西部人口减少县域的发展。县域发展事关乡村振兴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绕不开的重大议题。为了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黑龙江省海林市为个案，开展对东北人口减少县域社会变迁及转型发展的研究。海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是牡丹江市辖区的县级市。县城距省会哈尔滨市 286 公里、距牡丹江市城区 12 公里，离中俄绥芬河口岸 175 公里。海林市总面积 9772 平方公里，2020 年辖 8 镇、112 个行政村。海林市曾经是全国重点林业生产基地，1988 年就实现财政收入和工商税收“双超亿”，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个“双超亿”县域。20 世纪 90 年代初，位居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十强之首”；但自 90 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源枯竭和工业衰退，一批骨干企业相继陷入经营困难，出现人口外流和乡镇“空心化”现象。面对这一情况，近年来当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积极推动转型发展，目前正显成效。海林市作为人口处于减少状态下的县域，其转型发展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通过其了解东北老工业基地县域在过去 30 余年转型发展的一般情况。

本文所使用的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各级政府统计部门发布的历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自海林市政府的相关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海林市是笔者的长期调研点之一，从 2002 年起每隔 3—5 年开展一次实地调查。最近一次的调查在 2023 年 8 月。本文以这些实地调查资料作为研究基础。

二、作为新议题的“地域收缩”及转型发展

“地域收缩”指在产业衰退或其他因素影响下的人口外流及地域“空心化”现象。据研究，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出现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域收缩”现象（蔡定洪、傅佳伟，2020）。第一种是由老工业基地衰退所引起的城市收缩。这种收缩见

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第二种是由政治剧变和市场化转型引起的传统工业城市的衰落，见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工业城市。第三种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地域收缩，见于21世纪日本、韩国等国的基层地域。

这些“地域收缩”在当时原有发展理论思维惯性的影响下，并未能马上引起学界的关注。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发展理论，主要关注生产力变革所带动的增长和扩张型发展。尤其在二战后，在广大亚非拉国家都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增长思维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种增长思维的惯性下，“衰退”“收缩”“减量”等现象难以受到关注。

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开始发生转变。促成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人口发展态势已发生转变。在欧美发达国家出现的低生育率现象逐渐蔓延至其他国家，不少国家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之下（郑真真，2023）。这意味着不少国家即将要告别人口增长带动的普遍性增长时代。在人口增长率下降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域会面临人口流失和“地域收缩”，“收缩”下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世界各国共通的重要发展议题（Mallach，2023）。现实状况的变化促使发展研究改变“增长思维”，去探究“收缩”下的发展问题。

（一）欧美老工业基地的城市收缩及转型发展实践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形成了重要的工业基地。以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为中心的英国中西部，从19世纪初期起，就以煤炭开采为基础，形成了以钢铁、机械、纺织为主的工业中心。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作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区之一，曾经生产了德国80%的硬煤、90%的焦炭和60%的钢铁。美国东部的五大湖工业区则是美国的“钢铁城”“汽车城”。

这些在世界工业史上都留下重要足迹的工业基地，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因资源枯竭和竞争力下降，相继出现老工业衰退和城市收缩的现象。例如，曾经号称世界第一个工业城市的曼彻斯特，在1961至1983年之间丧失了15万个以上的制造业岗位，人口从1931年的76万余人减少到1991年的40万余人（基德，2012），流失近一半人口。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人口从1950年的185万余人降至2010年的71万余人（马秀莲、吴志明，2015）。

这引起了欧美学界对“衰退”与“收缩”现象的关注。2006年，德国学者奥

斯瓦尔特组织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编撰《收缩的城市》(*Shrinking Cities*)一书。书中作者们在对“城市收缩”现象进行分析和理论性探讨的同时,基于一些城市案例,阐述了在“收缩城市”中出现的人口、经济、文化、空间、日常生活等领域的变化(奥斯瓦尔特主编,2012)。近些年,美国人类学者加布里埃尔·维南特(2023)所著的《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呈现了美国钢城匹兹堡的经济转型阵痛,揭示了钢铁业的衰落及照护经济的兴起对工人阶级生存境遇和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另一位学者克里斯蒂娜·J.沃利(2024)的《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一书,审视了“去工业化”对美国蓝领阶层的影响,揭示出美国工业衰退的社会景观。

面对产业衰退和城市收缩,欧美老工业基地试图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更新,实现转型发展。英国的曼彻斯特(曹晟、唐子来,2013)、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张俊、徐旸,2013)、美国的匹兹堡(袁建峰,2015)等都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端生产生活服务业,加强环境治理和城市更新,实现工业中心向新产业中心的转变。曼彻斯特如今已转变成“创意产业之都”,德国鲁尔区则被称为“欧洲文化之都”。这些城市的转型为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当然其中也有失败的案例,如底特律因在转型中背负过重的财政负担以及未能有效化解种族主义等社会矛盾,于2013年7月申请城市破产(马秀莲,2017)。

(二) 日本和韩国的偏远地域收缩及转型发展实践

与欧美国家老工业基地的城市收缩不同,进入21世纪后,日本和韩国出现了偏远地域收缩的危机。两国出现这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减少以及城乡区域分布不均衡的加剧。2008年日本人口总数在达到峰值后开始转入负增长,2022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26(毛受敏浩,2023)。韩国同样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0.78,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在这种局面下,以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46.3%提升到2020年的50.2%(韩国统计厅,2023)。日韩两国一方面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中,造成偏远地域出现收缩危机。

早在1988年,日本学者大野晃(2005:5)就提出“限界集落”概念,用以描述“65岁以上人口占居住人口一半以上,难以开展生活和生产所需协同活动的村落”,即濒临消亡的村落。2018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各地域

人口变化预测报告》指出，1727 个基础自治团体中有 927 个面临“消亡”可能。2016 年韩国雇佣信息研究院发布《关于韩国“地方消亡”的七种分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生育年龄女性在总人口的比重、老龄化率等指标，设计“地方消亡危机指数”，测量该国 228 个基层市郡的“危机”程度，结果显示如果状况持续，在 30 年内 79 个市郡将濒临“消亡”（李相浩，2016）。

为缓解地方收缩危机，2005 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在新修订的《国土形成计划法》中提出城乡“两地居住”概念，鼓励城市人口的城乡两地生活。在相关讨论中，出现“关系人群”（与乡村保持各种联系的人群）“两栖人群”（到乡村不定期生活的人群）等新提法。2008 年，日本开始实施“集落支援员”^① 政策；2009 年又实施“乡村建设协力队”^② 政策（倪镜，2019）。2014 年日本政府制定《地方创生法》，并在内阁新设“地方创生本部”和“地方创生责任相”来负责实施。

在韩国，在卢武铉执政时期（2003—2007 年），“地域均衡发展”就已提上议事日程。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2004 年韩国政府制定《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2005 年，韩国设立全国性机构“归农归村综合服务中心”，向返乡人员提供政策咨询。2010 年后，韩国在该国中部地区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城市——世宗市，力图缓解首都圈拥挤及地方空心化问题。2021 年 10 月 18 日，韩国行政安全部发布《人口减少地区指定及支援推进方案》，提出设立“地方消亡应对基金”，对因人口减少处于“消亡危机”的 89 个市郡，每年提供 1 万亿韩元支援（韩国行政安全部，2021）。

日本和韩国试图在收缩地域采取居住、生育、教育、就业、创业、养老等方面的优惠及支持政策，吸引外部人口返乡。但目前来看，除了少数自然禀赋较好的地域之外，多数地方还没出现人口回流迹象。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改变宏观趋势，还不如在改善微观生活环境的基础上，让这些地域经历自然变迁（山下祐介，2014）。

上述内容表明，应对“地域收缩”已经成为欧美及日韩等国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尽管这些国家在实践和研究中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目前还很难说转型取得全面成功，更难说找到什么“良方”，转型过程仍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地域收缩”现象也表明，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味地进行“增量”和“扩张”的过程，其过程

① 由地方政府在各个村里派遣熟悉当地情况的“集落支援员”，与村民一道参与村庄建设。

② 大城市年轻人在一定期间移居乡村，开展乡村建设志愿活动。

中也会出现“减量”和“收缩”。在不少国家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会日益突显，这将改变发展研究的趋向。目前在国内外学界都出现了要重视“衰退”和“收缩”现象的呼声（田毅鹏，2021；广井良典，2019：5—6；奥斯瓦尔特主编，2012：10）。

在我国部分地域也已出现人口流失现象，东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田毅鹏、康雯嘉，2019）。有学者运用遥感监测、夜间灯光、人口普查等多种数据分析了2000至2020年东北的人口状况，研究发现2000至2010年，东北的人口流失主要发生在县级市，而2010至2020年，人口流失的趋势扩展至较大城市。除了东北外，中西部一些县域也出现了人口外流和减少现象。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些地域难以回到过去的人口状态。因此，只能顺应趋势，充分利用内外有利条件，走出一条适应新环境的转型发展之路。人口减少地域的转型发展，在我国也成为重大的实践和研究课题。

本文的个案海林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减少县域。海林市的人口变化受老工业基地衰退、城镇化中的人口流动、市场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兼具上述“欧美式”“东欧式”“日韩式”人口收缩的一些特点，当然在发展环境、阶段、条件等方面，具有与之不同的特点。面对工业衰退、人口外流和乡镇“空心化”，海林市利用国家整体快速发展的有利环境和政策支持，积极推动转型发展。对海林市的深入分析，有助于考察和思考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人口减少县域的转型发展，进而为国际性的“收缩”议题提供中国经验。

三、工业衰退下的县域人口外流及乡镇“空心化”

海林市素有“中国雪乡”“林海雪原”之称，其资源以森林资源为主，曾经是全国重点林业生产基地。海林市曾经有过辉煌的发展历史，1988年就实现财政收入和工商税收“双超亿”，成为黑龙江省第一个“双超亿”的县域。199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海林县，设立海林市。1992年至1995年海林市连续4年综合实力位居黑龙江省县域“十强之首”（徐隆葭等，2022）。

进入21世纪后，由于资源枯竭等诸多原因，一批国有企业和骨干企业相继陷入经营困难。例如，在海林市经济中占据重要比重的大海林林业局，因木材资源枯竭，

相关产业无法正常运转，导致运营几十年的货运铁路都停止了运行。始建于1970年的海林市缴税大户卷烟厂，因厂房、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年归属整合为哈尔滨卷烟总厂，后几经调整，2020年整体迁出海林市。在原有支柱产业衰退的情况下，海林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三次产业比重由2010年的20.7%、50.1%、29.2%转变为2022年的27.0%、19.4%、53.6%^①，十余年间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30.7%。2001年海林市掉出全省“十强”行列。

海林市由“盛”转入“衰”的阶段，正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沿海地区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劳动力需求迅速增长的时期。在这种“拉力”的影响下，海林市青壮年人口开始外流，县域人口进入加速减少阶段，具体人口变化趋势参见表1。

表1 2000年至2020年海林市、黑龙江省及全国人口变化 (单位：人)

地区	2000年（五普）	2010年（六普）	2020年（七普）	2000—2010 增减率（%）	2010—2020 增减率（%）
海林市	435562	400859	292755	-7.97	-26.97
黑龙江省	36893576	38313991	31850088	+3.85	-16.87
全国	1265825048	1370536875	1411778724	+8.27	+3.01

2010至2020年，在没有行政区域外划的情况下，海林市人口减少108104人，降幅达到26.97%，出现断崖式下降。从数据和实地调研来看，促成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外流。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海林市，户口在本地，居住在国内其他地方的人口有53523人，在港澳台及国外学习、工作人口为10176人，外流人口占了人口减少总数的58.92%。如果再加上携带户口迁移的人口，其比例会更高。在人口大幅减少的环境下，乡镇人口和城乡人口分布出现变化，具体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见，2000至2010年间，在保持原建制的13个乡镇及单位中，8个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人口减少。县城海林镇及大海林林业局总部所在地长汀镇人口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该镇与其他乡镇的合并。

^① 2010年数据来自海林市人民政府，2020，《2010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林市人民政府官网，12月2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8），获取时间为2022年3月18日。2022年数据来自海林市统计局，2023，《2022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林市政府官网，3月24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05），获取时间为2023年4月1日。

表 2 2000 至 2020 年海林市辖区乡镇及单位常住人口变化 (单位: 人)

乡镇及单位	2000 年 (五普)	2010 年 (六普)	2020 年 (七普)	2000—2010 增减率 (%)	2010—2020 增减率 (%)
海林镇	103445	144443	137248	+39.63	-4.98
长汀镇	16127	31215	14566	+93.56	-53.34
横道镇	18981	16241	5749	-14.43	-64.60
山市镇	19916	21328	10281	+7.09	-51.80
柴河镇	26341	24688	13075	-6.28	-47.03
二道镇	14286	12316	8405	-13.79	-31.76
新安镇	18901	19025	9853	+1.66	-48.21
三道镇	10666	9629	6946	-9.72	-27.86
石河乡	12960	合并到海林镇			
新合乡	27664	合并到海林镇			
海林农场	7726	7421	5988	-3.95	-19.31
山市牛场	6868	6430	2725	-6.33	-57.62
大海林林业局	43495	32748	26243	-24.71	-19.86
海林林业局	17885	18310	9757	+2.38	-46.71
柴河林业局	55097	50503	37575	-8.34	-25.60
旧街乡	16408	合并到长汀镇			
海南乡	18796	划入牡丹江市西安区			
牡林工程公司		4048 (新设)	3495		-13.66
柴河林机厂		2514 (新设)	849		-66.23

2010 至 2020 年, 海林市辖区 15 个镇及单位均出现人口减少。8 个镇及单位人口降幅达到 50% 左右, 有的甚至超过 60%。5 个镇及单位降幅在 20% 左右, 只有县城海林镇和企业单位牡林工程公司驻地人口降幅相对较少。海林镇降幅不到 5%, 且占全市人口比重由 2010 年的 36.03% 上升至 2020 年的 46.88%。

人口降幅大的乡镇及单位, 主要是农业乡镇和资源枯竭林业局所在地。横道镇、山市镇、新安镇等基本是以种植为主的农业乡镇, 长汀镇是大海林林业局驻地, 但因林业局带动力下降, 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人口降幅相对少的地方, 就是交通、区位等发展条件相对好或者效益尚可的企业单位驻地。在人口减少的过程中, 县城人口在县域总人口中的占比增加, 近一半的人口向县城集中。

人口剧减的另一个后果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表 3 显示了 2000 至 2020 年海

海林市、黑龙江省以及全国人口的年龄构成变化。从表 3 中可见，在各普查年度，海林市 0—14 岁的人口比重均低于黑龙江省及全国平均水平，到 2020 年与全国差距扩大到 8.52%。2020 年，海林市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 19.05%，比全国平均高 5.55%。20 年间，0—14 岁人口占海林市总人口的比重下降 7.57%，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海林市总人口比重上升 12.45%。海林市的老龄化程度和速度均高于黑龙江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表 3 2000 至 2020 年海林市、黑龙江省以及全国人口的年龄构成变化 (单位:%)

地区	2000 年 (五普)			2010 年 (六普)			2020 年 (七普)		
	0—14	15—64	65 岁及以上	0—14	15—64	65 岁及以上	0—14	15—64	65 岁及以上
海林市	17.00	76.40	6.60	10.62	78.40	10.98	9.43	71.52	19.05
黑龙江省	18.90	75.68	5.42	11.96	79.72	8.32	10.32	74.07	15.61
全国	22.89	70.15	6.96	16.60	74.53	8.87	17.95	68.55	13.50

在实地调研中，笔者更为真切地感受到数据反映出的事实。辖区内不少村落人烟稀少、房屋空置、一片寂静。镇政府所在的区域同样街面空旷、人气不足，即使是每周一次的赶集日也略显冷清，看不到熙熙攘攘的景象。人口剧减及年龄结构的变化冲击了在原有的人口结构下所形成的公共服务体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海林市形成了村村有小学、卫生所、供销社，镇镇有中学、中心医院、中心供销社、农村信用社、文化宫的公共服务体系。而如今，这些公共服务机构因居住人口减少难以运营，出现相继关闭或缩小规模的现象。

乡村“空心化”也使作为其服务中心的小镇出现功能弱化的倾向。曾经能做简单手术的乡镇中心医院因人员流失和规模缩小，如今变成只能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卫生院；曾经举办过各类公共文化活动的文化宫已关闭多年，成了一个历史的记忆；作为乡镇居民购物中心的乡镇供销社多数已变成小商店。乡镇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基本住在县城，开车来往于县城和工作地。

人口外流和乡镇“空心化”，深刻地改变了海林市的社会面貌，重塑了县域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在这种环境下，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难以维持，如果想要发展，必须开创适应新环境的新发展之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海林市积极探索转型发展之路，全力推动转型发展。

四、人口减少背景下的县域转型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地域收缩”相比，海林市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明显不同。第一，在发展阶段上，海林市的人口减少发生在我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因此，不同于欧美国家“后工业化”阶段的老工业基地城市收缩和日韩“高度城市化”阶段的基层地域收缩，海林市具有国内大环境处于整体上升阶段的良好发展环境和条件。第二，在发展模式上，我国具有政府主导和市场驱动有效结合的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能力和促进本地发展的地方政府能动性，强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国家（周飞舟，2019）。这意味着，海林市的转型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面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等区域发展现象，国家着眼于协调发展，陆续出台了区域发展战略。东北振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这种政策环境下，海林市享受诸多政策支持。“十二五”时期，海林市被列入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试点、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等一系列国家级示范试点。“十三五”时期，海林市被列入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试点市、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等十余项国家级示范试点。国家的政策支持成为海林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2002年，为推动新型工业化，转换发展动能，海林市决定在城区北侧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2002年6月启动建设的开发区于2010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当时黑龙江省三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该开发区到“十三五”末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9.2亿元，入驻企业达到398家，形成绿色食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林木加工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十三五”期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31.9亿元（海林市人民政府，2021）。通过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林市引进了一批新企业、新产业、新业态，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能够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产业集群，为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海林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中可以看到，在老工业基地，尤其是在县域推进新型工业化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海林市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第二产业仍没有明显恢复。

在推动新型工业化难以取得立竿见影成效的情况下，海林市于2012年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上，在全省率先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目标。其具体的思路是以“科

学发展，转型升级”为主线，实现产业转型、城乡统筹、生态旅游、社会管理“四个突破”，争创“全省科学发展先行区、转型升级示范区、统筹城乡样板区、社会管理实验区”（熊琳等，2014）。海林市改变工业为主的思想，提出兼顾多项事业的综合的“幸福城市”建设目标。

在新目标的指引下，“十二五”时期（2011至2015年），海林市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产业方面，海林市形成了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清洁能源、林木精深加工、机械制造“五大工业体系”和生态旅游、环湖经济、食用菌、蔬菜“四大产业集群”。在城镇建设方面，海林市投入110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110万平方米，建设公园广场16个，修建道路48条，改造棚户区60万平方米，改造主干地下管网，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6.1%，城市保洁机械化率实现80%。在乡镇建设方面，海林市建成“精品示范街”16条，村级健身广场60个，村级标准化综合文化活动室45个，全市村级文化场所建设达标率达到86.6%。在社会事业方面，海林市新建4所学校，对60余所学校进行维修加固，创建21所省级标准化学校。另外，海林市还新建市医院、妇幼保健院大楼，高标准改造市中医院（海林市人民政府，2020）。

“十三五”时期（2016至2020年），海林市继续坚持综合发展思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进一步成就。在农业领域，围绕“菌菜果药”四大特色产业，建成50个规模化特色产业基地。在工业领域，海林市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8户，新增科技型企业30户，工业税收占比达到84%。在服务业领域，海林市组建文商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智慧旅游系统，旅游产业收入年均增长15%以上，入选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在城乡建设方面，海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手，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三处污水处理厂建成运行，城区水源地得到整治，河湖“四乱”问题全部销号，荣获国家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通过国家园林城、国家卫生城复审。在社会事业方面，海林市新建民族教育中心和教育实验幼儿园，高标准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验收。在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方面，海林市被评为全国健康促进试点县和全国医共体建设示范县。在民生保障方面，海林市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扩面，新增扩面1.08万人（海林市人民政府，2021）。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海林市的城乡面貌和居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泥泞的土路、落后的交通工具、陈旧的房屋、简陋的公共设施在这一时期基本消失，硬化道路、轿车、楼房、气派的公共设施等取而代之。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从无到有、水平逐渐提高。从此可以看到，2010至2020年间，海林市发生了两股截然不同的

变化。一方面，人口外流及乡镇“空心化”；另一方面，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这说明，“人口减少”与“发展”并不是对立关系，“人口减少”并不意味着无法“发展”。

人口减少在冲击原有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同时，又促成了新的发展条件和动力，在促进转型中，推动县域总体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人口减少促进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进一步增强了农业的产业地位。海林市耕地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农业一直是县域主要产业。在人口外流之前，水田面积人均2—3亩，旱田面积人均3—4亩，户均种植面积在10亩左右。而在人口外流的环境下，不种地的农户增多，这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笔者通过对海林镇X村的调研发现，在512户在籍农户中目前全职从事农业的农户有87户，户均种植面积达到50亩，其中有30余户种植面积超过100亩，最多的种植户种植面积达到300亩。在山市镇，一家种粮大户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亩。目前在海林市农村，种植面积超过100亩的农户较为普遍，县域整体土地流转面积接近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左右。^①

种植的规模化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在国家农机购买补贴政策的推动下，种植大户开始积极购置农业机器。2010至2022年，海林市农业机械总动力由21.43万千瓦增至46.77千瓦；大中型配套农具由4370台增至13625台；收获机械由256台增至1010台；运输机械由1202台增至14800台。农业的规模化不仅带动了机械化，也提升了农业的整体现代化水平。由于技术和装备的改善，农业产量出现了明显增长。2010至2022年间，海林市粮食总产量由324117吨增至478320.53吨；蔬菜产量由1299吨增至134905.92吨；肉类产量由12907吨增至16391.5吨。^②

2010至2022年，第一产业在海林市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20.7%提升到2022年的27.0%。2022年，海林市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642元，比同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高5509元^③，这说明海林市的农业优势。

① 当地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的县域农业情况，获取时间为2023年8月17日。

② 2010年数据来自海林市人民政府，2020，《2010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林市人民政府官网，12月2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8），获取时间为2022年3月18日。2022年数据来自海林市统计局，2023年，《2022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林市政府官网，3月24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05），获取时间为2023年4月1日。

③ 海林市数据来自海林市统计局，2023，《2022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林市政府官网，3月24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05），获取时间为2023年4月1日。全国平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23，《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2月28日（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28），获取时间为2023年3月3日。

2022年海林市荣获全国玉米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称号，辖区新安镇获评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第二，人口减少促使海林市更加重视特色化发展，特色产业发展日益明显。人口减少意味着总体人力资源的减少，地域发展要避免“贪大求全”，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突显了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的重要性。在转型发展中，海林市注重特色产业的发展，围绕特色“做文章”。猴头菇产业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海林市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合种植猴头菇，从20多年前，林业资源枯竭的林区的居民开始试种猴头菇，未曾想“猴头菇”成了海林市地理标志，目前“海林猴头菇”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量全国领先，成为代表性地方产业。为了发展猴头菇产业，海林市组织种植合作社，加强与专业院校、企业的合作，研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延长产业链，目前生产猴头菇粉、猴头菇酱、猴头菇咖啡等20余种系列产品。近年来，海林市建设猴头菇标准化示范园区、打造猴头菇产业带、扶持和培育猴头菇骨干企业，推动猴头菇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全市猴头菇年生产总量超1.5亿袋，有超千万袋生产规模的猴头菇专业村3个、猴头菇标准化示范园区6个，培育食用菌加工企业40家。猴头菇由“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赵宇航、张丹，2023）。

海林市还利用地理优势发展中药产业，在辖区布局刺五加、黄芪、赤芍、板蓝根等中药生产区，2022年获批全省中草药示范县，辖区山市镇被评为省中医药特色小镇、柴河镇获得全省中药材基地示范强镇。以前期发展为基础，《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全市制药企业总数达到8户以上，全市医药产业总产值达到100亿元，打造国内领先的专业化中药生产基地。截至2020年，海林市特色产业基地总面积达到20万亩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增长到44家，5家企业入选“名优特新农产品目录”（海林市人民政府，2021）。人口减少倒逼产业转型，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第三，人口减少缓解人与生态资源的矛盾，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作为林业生产基地和农业大县，海林市过去人与资源的矛盾较为突出，存在生态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而人口减少带来的一个积极后果是其缓解了人与生态资源的矛盾，给予生态环境得以修复的机会，也为发挥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等服务经济创造了条件。

在全国文旅经济升温的背景下，海林市编制了全域旅游规划，聚焦“雪、虎、山、水、情”特色资源，打造以“白色冰雪游、绿色生态游、红色经典游”为主题

的旅游品牌，全力推动旅游产业发展。在“十二五”时期，投资建成7个4A级景区，开通“林海雪原号”旅游专列，实现全境旅游一卡通。在“十二五”末的2015年，海林市接待游客603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0.6亿元。“十二五”期间，全市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实现翻两番，旅游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海林市人民政府，2020）。“十三五”时期，海林市组建雪乡景区管委会，成立文商旅投资开发公司，打造林海雪原等6个精品项目，全市3A级以上景区达到13家，游客接待人次年均增长15%以上，入选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2022年，林海雪原度假区被纳入黑龙江省三大冰雪旅游旗舰景区之一，横道河子镇被列为全省冰雪风情特色小镇，全年旅游人次达到735万人，实现收入41.3亿元（海林市人民政府，2021）。

第四，人口减少促进县域人口向县城集中，推动县城建设，提高了其服务功能。人口向县城的集中加快了县城住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2010至2020年，海林镇城区社区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2个，户数增加2万余户，城区面积扩大近一倍。^①随着县城辐射和服务功能的增强，县域居民的教育、医疗、购物、娱乐等活动主要围绕县城展开。县域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也为这种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笔者在调查中看到，海林市境内公路条件良好，每个村落几乎都有几辆小轿车，各村均有通往县城的公共汽车。这弥补了其他乡镇的公共生活和服务功能，居民们可以到县城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离县城50多公里的一个乡村居民反映，遇到病情给县城医院打电话时，一般在一个小时内救护车就能赶到。公共服务设施和功能向县城集中，改变了原有乡镇公共设施规模小、设施简陋、服务水平低的局限。

上述内容表明，人口减少并不只是发展的阻力，利用好环境和条件，人口减少也可成为发展的动力。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海林市在产业发展、城乡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大多与人口减少提供的条件和动力有密切联系。尽管人口在减少，但在2010至2022年间海林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由2010年的486797万元增至2022年的1299395万元；全市各项存款余额由2010年的706459万元增至2022年的2367217万元^②，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① 海林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信息，获取时间为2022年3月18日。

^② 2010年数据来自海林市人民政府，2020，《2010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林市人民政府官网，12月2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8），获取时间为2022年3月18日。2022年数据来自海林市统计局，2023年，《2022年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海林市政府官网，3月24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05），获取时间为2023年4月1日。

五、结语：跨越收缩

海林市在人口减少阶段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且开创了转型发展的新道路。鉴于“收缩地域”转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地域发展新议题，本文故将此称为跨越收缩，以便抛砖引玉，与其开展对话。跨越收缩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收缩”不等于萧条，“收缩”不只是阻力，还可以是一种动力，在“收缩”中也可以实现持续性的发展；二是，“收缩”不等于危机，在其过程中还有机遇，运用好新机遇，可以开创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因此，跨越收缩意味着在“收缩”环境下实现发展并开创转型发展的新道路。

从海林市的个案来看，海林市之所以可以实现“跨越收缩”，主要存在以下六点关键因素。

第一，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国家政策支持是“跨越收缩”的重要动力。收缩县域产业基础薄弱，财力有限，仅靠自身能力，难以实现转型发展。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投入为其注入强劲的动能，推动快速转型。以2022年为例，海林市公共预算收入为4.4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3亿元（张洪蓬，2023），大量建设资金来自国家政策项目，可见国家投入对其的重要意义。

第二，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是跨越收缩的重要保障。收缩县域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往往发展滞后，在人员流失的情况下，要推动各项事业，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能力尤为重要。在“收缩”的环境下，海林市积极融入大发展格局，适时调整发展方式，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三，超越只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追求兼顾各项事业的综合发展是跨越收缩的重要举措。收缩县域的经济增长空间有限，单纯追求GDP增长，难以取得预定成果。兼顾民生、公共服务、社会事业、生态环境等各项事业，提升居民生活条件和质量，不仅可以夯实物质基础，而且还可以提高地域吸引力，防止人口过度流失。2012年，海林市改变工业为主的发展思想，提出“幸福城市”建设目标，县域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第四，利用好“收缩”创造的新环境和条件，顺势而为打造特色产业是跨越收缩的关键。“收缩”虽然冲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但同时又孕育出新的条件和动力，对收缩地域来说，利用好这种动力是转型成功的关键。海林市利用“收缩”带来的

新条件，强化了农业优势地位，发展“菌菜果药”特色产业，培育了“生态旅游”等新增长点，打造了县域产业发展的新基础。

第五，人口适度向县城和中心镇集中，推动以县城为主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增强其辐射和服务功能是跨越收缩的重中之重。人口向县城和中心镇集中，不仅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而且还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缓冲人口减少带来的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第六，改变以“增量”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高质量发展观是跨越收缩的思想认识基础。在收缩阶段虽然“增量”发展受到一定约束，但可以追求质量，走一条集约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过去10余年，海林市虽然处于人口减少状态，但社会各领域质量都得到提升，这成为跨越收缩的重要标志。

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在政府文件中首次使用“收缩型城市”概念：“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2022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在“增强小城市活力”部分再次强调人口流失城市的发展路径。这表明，城市收缩及转型发展，在我国也成为受国家层面重视的议题。海林市跨越收缩转型经验说明，转变发展观念和方式，运用好新机遇和新动力，收缩地域同样能够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参考文献：

- 奥斯瓦尔特主编，2012，《收缩的城市》，胡恒、史永高、诸葛净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 蔡定洪、傅佳伟，2020，《收缩型城市债务处置的国际比较研究》，《金融纵横》第2期。
- 曹晟、唐子来，2013，《英国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曼彻斯特的经验》，《国际城市规划》第6期。
- 大野晃，2005，《限界集落——来自现实情况的追问》，（日本）昭和堂：《农业与经济》3月号。
- 广井良典，2019，《人口减少社会的设计》，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
- 海林市人民政府，2020，《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海林市人民政府官网，12月2日（www.hailin.gov.cn/article/1044）。
- 2021，《海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海林市人民政府官网，6月16日（www.hailin.gov.cn/article/4278）。
- 韩国统计厅，2023，《2022年人口出生死亡统计》，2月22日（kostat.go.kr/board.es?mid=a10301020100&bid）。
- 韩国行政安全部，2021年，《人口减少地区指定及支援推进方案》，10月18日（www.mois.go.kr/frt/sub/a06/）。

b06/populationDecline/screen.do)。

基德, 阿兰, 2012, 《曼彻斯特的兴衰》, 奥斯瓦尔特主编《收缩的城市》,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李相浩, 2016, 《关于韩国“地方消亡”的七种分析》, 韩国雇佣信息研究院研究报告 (www.keis.or.kr/user/extra/main/2405/)。

马秀莲, 2017, 《工业城市底特律发展转型研究》, 《中国名城》第4期。

马秀莲、吴志明, 2015, 《挣扎的底特律: 后工业城市复兴的理论、实践与评述》,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毛受敏浩, 2023, 《日本实际上已成为移民国家?》, 日本网, 12月19日 (www.nippon.com/cn/in-depth/d00930/)。

倪镜, 2019, 《城乡关系》, 酒井富夫等著《日本农村再生: 经验与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山下祐介, 2014, 《地方消失论的陷阱: “增田报告”和人口减少社会的真相》, 东京: 筑摩书房。

田毅鹏, 2021,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转换与再出发》, 《社会学评论》第1期。

田毅鹏、康雯嘉, 2019, 《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 《开放时代》第6期。

维南特, 加布里埃尔, 2023, 《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 上海: 三联书店。

沃利, 克里斯蒂娜·J, 2024, 《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 上海: 三联书店。

熊琳、金海龙、赵泰、谭龙翔、徐景晖、王炳根, 2014, 《海林: 威虎山城的精彩嬗变》, 《经济参考报》, 2月12日 (www.jjckb.cn/yw.htm)。

徐隆霞、陈雷、刘鑫、张壮、公雪, 2022, 《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经济工作部署会议暨海林撤县设市30周年经济工作表彰大会召开》, 海林市融媒体中心12月18日 (mp.weixin.qq.com/s?_biz=MzI5MzE0MzE10A)。

袁建峰, 2015, 《美国老工业城市匹茨堡产业转型分析及规划思考》, 《城市研究》第S1期。

张洪蓬, 2023, 《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19日在海林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海林市人民政府官网, 1月9日 (https://www.hailin.gov.cn/article/10027)。

张俊、徐旸, 2013, 《非创新环境中的内部更新——德国鲁尔区转型发展及启示》,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赵宇航、张丹, 2023年, 《黑龙江海林猴头菇: “小特产”升级“大产业”》, 中国新闻网, 7月9日 (m.chinanews.com/wap/detail/sp/cj/shipin/cns-d/2023/07-09/news10039552.shtml)。

郑真真, 2023, 《从全球人口变化看中国人口负增长》, 《人口研究》第2期。

周飞舟, 2019, 《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Mallach, A. 2023, *Smaller Cities in a Shrinking World: Learning to Thrive Without Growth*. California: Island Press.

作者单位: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郭云蔚